

符兴全

路

LUKOU

口

62

04

路 口

符兴全 著

南海出版公司

1996·海口

路 口
符兴全 著

总 经 理 霍宝珍
责任编辑 王晓虹
封面设计 关景元
谢丽琼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海南狮龙照排制版有限公司排版
海南省统计局机关印刷厂印刷

787×960 毫米 32 开 7.375 印张 130 千字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5442—0687—4/I·123

定价：12.00 元

人生路口的慧光（代序）

——作家符兴全的文学世界

张怀平 周德民 陈貽正

一九九〇年的《海南年鉴》收录了一位其作品曾引起社会反响的文昌作家的名字，他就是曾在全国乡土文学征文大赛中获奖的小说《乡葬》的作者符兴全先生，这篇中篇小说使他一举成名，成为文昌市境内第一位加入海南省作家协会的作家。《乡葬》发表在一九八九年的《乡土文学》杂志上，并获得征文赛三等奖，被一九九〇年七～八期合刊的《人民文学》“新人佳作”栏转载，是《人民文学》恢复“新人佳作”专栏后转载的第一篇佳作。我国著名作家浩然先生十分推崇《乡葬》这篇小说，说：“《乡葬》可和近来全国获最高奖的文学作品媲美。”

符兴全的散文创作也颇有创获。他的散文成名作《路口》曾发表于一九九〇年第十期《散文》杂志，是全国精短散文征文入选优秀作品，全国唯一的一家美家月刊《美与时代》杂志曾于一九九二年第九期选为美文，并开辟《美文鉴赏》专栏发表文章评赏。一九九五年《路口》入选中外亲情短篇精

选《我爱我家》一书。由成都出版社出版发行《我爱我家》一书，所选作品系世界名家的散文精品，荟萃了法国莫泊桑、罗曼·罗兰、印度泰戈尔和我国当代著名作家沈从文、朱自清、老舍、巴金、冰心等人的美文佳作。《路口》在世界名家名作之林卓然独立，并不显得逊色。

符兴全是椰乡文昌这块地灵人杰的热土上成长起来的中年作家。他的乡土小说，读后使人顿觉泥土芳香阵阵扑鼻，亲切有味；他的风情散文倾注着浓郁的人情味亲情味，让人感悟浸染着传统美德的人生境界；他的政论杂文在真实生活事件中引发出对时代政治的独特见地，站在党性立场上鲜明地阐述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情理与事理溶于一体，揭示出浅显而深刻的做人处世道理，催人奋进。绚丽的理性慧光，照亮了作家的人生路口，也照亮了作家的文学世界。

被历史的失误扭曲了命运的悲剧人物 ——秀兰、玲嫂、吴大林等人芸芸众生相

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造就了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品格，各个历史时期也都残留下各式各样的旧习陋俗，一些美德又往往蕴藏在这些旧习陋俗之中。这就需要我们去发掘和提炼，用美好的东西去教育人们向善、向上、向美，培养人们高尚的情操和美好的情怀。

符兴全就是一位善于从生活中挖掘提炼人物美

好心灵和美好品德的乡土作家。他的处女作《秀兰》所塑造的女主人翁秀兰就是一个具有感人的传统美德的动人形象。她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女性，因遇人不淑，嫁给现代的陈世美。男人因民办教师转正就要离异她，她不肯，原因不是她怕失去什么，她担心的是那嗷嗷待哺的孩子要现世给人看。她说：“我还没有什么，但两个孩子怎么办？离了，不是没爹，就是没娘，可怜巴巴的被人看低。”丈夫见她不肯离婚，就动手打她。她也从来没有向人们诉说过什么！只是时时担心自己的孩子怎么办？母爱，就是如此无私。她自己像一只被狐狸咬断翅膀的母鸡，还死死地呵护着自己的孩子，使人见了同情、心疼。这是一种潺弱得使人心尖发颤的母性的温柔之美的形象写照，是几千年中国历史造就的贤妻良母的慈爱之情的艺术再现。正是这种像血一样浓得化不开的亲情之爱维护着中国之家庭、中国之社会和中国之历史，推动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初出茅庐的青年作者，娴熟地运用拟人化的传统艺术手法，把山谷幽兰那种不怕“山水的冲击，灌木的遮掩，杂草的侵蚀，乱石的挤压”仍然“静静地发散着醉人的芳香”的坚忍品格。用来衬托主人翁那种不可毁灭的女性之美，别具一番艺术韵味。

小说《驮着夕阳》也是描写农村女性美好品德的动人作品。女主人翁玲嫂像一块未经过雕塑的玉石，浑身闪烁着天然纯朴的光彩。她是一个麻利而又泼辣的典型农村妇女，她对婆婆，虽然口头上是

唠叨着：“她不是如来佛祖，我要天天供她。”但天一光，她就叫女儿“煮两个鸡蛋汤……端给她吃”。“天天给她吃，给她穿，病了送水送饭，倒屎倒尿”。玲嫂的丈夫裕效是个大学生、副镇长，却十分懂得体谅妻子的难处：“难得见妻子好好吃过一顿饭，睡过一眼觉。三个孩子上学读书，纸册笔墨，吃饭穿衣，还有一个老母的活命，这一切的供给，还不是靠妻子的麻利和泼辣吗？”玲嫂泼辣中的厚道，能干中的无奈，把一人背负着沉重的因袭重担的农村媳妇的复杂心态，曲折有致地表现了出来。

她对丈夫，虽是常常吵架，甚至打盆摔碗，但心底却怀着深切的疼爱。看看她对丈夫疼爱的内心独白吧：“显然，他是累了，苦命人啊！一肚子墨水，回来干这路活儿。要在外边找一个，早不知飞到哪重天啦！”她不自禁地瞥了丈夫一眼：“他的嘴还是微张着，那两颗她多么熟悉的虎牙，也还是露着。显得他孩子般的朴实和可爱。这虎牙，不会咬人，只会咬自己的下唇，忍气吞声。他在外，忍了多少气，谁不知道，但在家谁这气，算他忍得够了。苦命的人，一肚子墨水，还来忍谁这吃番茨、踩泥巴、驱牛打粗人的气。”在作者的笔下，玲嫂是一个泼辣得不肯饶人的普通妇女，她风风火火，泼泼辣辣，是对不堪生活重负的一种抗争，一种渲泄。因为她毕竟只是一个只有初小毕业文化程度的人，她没有高深的文化素养来掩饰自己的感情。她敢怒就敢骂，敢爱也敢恨，快人快语，是她自我渲泄心理、生理沉

重压力的天然方式。在那么沉重的家庭负荷下，如果没有这股泼辣劲，没有这么顽强的生命活力，她早被生活压得趴了下来了。这个用自己单薄的肩膀“驮着夕阳”的农村妇女，令人感佩而油然生敬意。作者高明地把农村妇女的天性之美掩藏的荆棘之中，增加了玲嫂这一艺术形象的深度和厚度。

一个有艺术良心的文学工作者，必然是一个有天理良心的仁人志士。符兴全的小说《赎罪》的主人翁吴大林是一个被历史和生活扭曲了命运的悲剧人物，他曾是“一个热情的共产党员”，“解放后当了区长”、“书记”。在“昏头昏脑地吹牛皮、放‘卫星’”“以为共产主义就在第二天早上到来”的荒谬年代，“有些干部为了继续放‘卫星’，就用脚踢人，用鞭抽人”。吴大林“当时看了真痛心”，“有时还暗暗掉泪”。“但渐渐地……眼看惯了，心也变硬了”。他就把一个因饿得浮肿而偷了一个番茨的老伯爹打死了，结果被捉去劳动改造，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被一种可爱的信仰活生生地毁灭了的可怕悲剧。由于他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悔罪自新，使他人性回归，深感自己的罪恶深重。他想弥补自己的罪过而说了真话，顶撞了姚书记的浮夸风，又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而批斗。吴大林又一次成了另一种可怕的迷信的牺牲品。但他不觉得冤枉，反而觉得在这种批斗中挨打受伤，可以减轻自己的负罪感，赎回自己打死人的罪过，他甚至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救出被打死的老伯爹的儿子阿保脱险。作者以自己独具

之慧眼，把一个被扭曲了的人物，放在被扭曲了的时代环境中去表现，形象地揭示出了新中国历史上几个不同时期的失误，弹奏出一曲人性向善、真情不泯的时代悲歌，引人深思，发人猛省。

小说《好能人》中梁振群的父亲梁其德，也像《赎罪》中的吴大林一样，是一个劳改释放犯，但劣性不改，就破罐破摔，为了钱，他欺骗、敲诈、嫖娼、酗酒，从不顾及儿子和孙子的脸面。他自暴自弃，在绝望中作贱自己，甘为人渣。但他生逢其时，运气比吴大林好得多。他所处的年代是“四人帮”倒台之后，是八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之后，他的儿子梁振群是个“好能人”，利用政策致了富，又带动了一大帮人也富起来。虽然父亲严重影响过自己的前途，但振群从无仇视自己的父亲，父子之情永远牵着他那颗善良之心。他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如责备、跪劝、亲自替父为媒，安排好父亲晚年的生活，使其父自感愧疚、悔恨，从而得以新生。

符兴全以其独具匠心的艺术笔触，深入到了不同的历史误区的深处，深刻揭示出不同历史误区的不同谬误，为人们认识解放后不同历史阶段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提供了生动形象的艺术教材。

经济大潮中的弄潮儿——裕樊、梁振群 及形形色色的淘金暴发户群像

由于长期在经济部门工作，又刻苦钻研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符兴全对新时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具在比较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使他具有比较开阔，敏锐的艺术洞察力，善于发现和表现经济改革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生事物，并塑造了一批勇于开拓进取的农村改革者的艺术形象。

《乡葬》是符兴全的成名作、代表作。作品主人翁裕樊是一个农村建筑队的包工头，他带村中兄弟打到城市去，赚了大钱。但由于各地的包工队不断涌现，市场竞争一天比一天激烈，村中兄弟的工作照样散懒，不听指挥，越来越难以适应这种生存竞争，包工队将要散伙，裕樊毅然把不听话的兄弟炒了鱿鱼，招来兄弟们的反目。不久，裕樊的母亲去世了，全村的兄弟以牙还牙，提出不给埋葬费就不肯按旧例帮他把母亲埋葬。另一个人物是四叔公，他是水泥匠的元老，包括裕樊在内，全村干水泥匠活的人都是他的徒弟。他知道青年们不肯帮裕樊的原因，对青年们先帮裕樊把母亲埋葬，出去做工的事由他出面解决。在母亲下葬后，裕樊为了建筑队的生存，仍然不肯无条件地带村中兄弟出去做工，连八十三岁的师傅四叔公也不肯带出去。就这样，作品把这两个人物推向不可调和的对立与冲突之中。

《乡葬》的时代背景，正是国门刚开大搞改革开放的空前年代。作品较早地触及到了当时经济实体的体制改革问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后，农村自然经济也向商品经济过渡。习惯了吃大锅饭的人缺乏竞争意识，缺乏竞争能力，害怕竞争损害个人利益。故而害怕竞争，反对竞争，使农村经济体

制改革充满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斗争。作者以独具的卓识，把人物放在市场竞争这个风口浪尖上去显示本色，展现个性，写出新生事物的先进倾向性和顽强生命力。裕樊在妻子闹离婚和恩师指责的双重压力下，仍然不肯放弃建筑队的管理改革，展示出新时期的新人物敢于开拓，积极进取的崭新精神风貌。改革有矛盾，改革有阵痛。作者善于揭示人物内心矛盾和痛苦，使人物形象更丰满，也更完美。裕樊是一个真汉子，即使正经历着丧亲之痛，仍然“没有一点要低声下气哀求人的味儿”。“那嘴角边露出一丝辛冷的笑意”！还能抵得住狂风恶浪。然而，他又不是一个心肠硬到六亲不认的人。他有时也觉得：“为了赚钱他得罪了多少人，他失去了多少手足情谊，失去普通人在人世间所能得到的多少东西……他又感到空虚，感到迷惘”。他看到四叔公一个人在为他母亲的墓培土，铺上草皮，修理墓圈中的杂草而感到羞愧、疚痛。作者深刻地揭示出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底蕴，使裕樊这个艺术形象血肉丰满，更加光彩照人。

由于商品经济的介入，农村的思想观念起了变化，考虑问题开始有了商品意识。过去村中死了人，人们都是互相帮助，义务埋葬。裕樊的母亲死了，青年们却提出每人要一百元的埋葬费，这固然是出于对裕樊炒他们鱿鱼的一种报复，是对市场竞争的一种抵触，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民商品意识的觉醒。四叔公觉得乡葬从来都是义务性的，现在拿

钱于理不通，因而不拿埋葬费。青年们见老师傅不肯拿红封，他们也不好意思要。裕樊见如此，便把红封钱给村中买彩电，以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作者如此处理，既显示出传统美德对不正当竞争的抵制，又体现出农民商品意识的表现，这是对传统美德的提高、发展与升华。作者敏锐地抓住传统观念与不正常竞争行为和商品经济意识的矛盾冲突进行描述，再现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所发生的巨大变革。

裕樊就是这个历史转折时期中，在农村传统道德与不正当竞争和商品经济冲击中涌现出来的具有典型性的改革者形象。他知道，如果不把市场竞争机制引进建筑队，不按招工标准而带青年们出去做工，势必导致建筑队的跨台，他就不赚钱。他宁愿去赚钱来给村中买彩电让大家去享受；他宁愿把四叔公当父亲一样侍奉和照顾，也不愿意让因循守旧的老一套把他的建筑队毁掉；他宁可把赚来的钱统统花光再去赚，也不愿把赚钱的门路毁弃。显然，他的这种人生价值观念充满着浓厚的商品意识，充满着强烈的市场经济竞争意识。作者用裕樊这个人物形象把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提高了、延伸了、扩大了、发展了。正是这种深刻的思想内涵使《乡葬》成为反映海南农村改革开放的杰出作品。

符兴全塑造的新时期农村新人物形象，都具有精明的经济头脑，身上又都烙有鲜明的传统美德的印记。他们都是大写的人，以博大的胸怀容纳下世

界，不像动物一样为了自己而争斗得死去活来，这是大写的人的本能和天性。小说《好能人》中的主人翁梁振群就表现了一种博大的胸怀，表现了一种宽容的美德，这跟那些贪婪、残忍的暴发户迥然不同。振群是一个农村中有才调的能人，他曾被历史所抛弃。振壮的父亲过去曾有负于他而使他参不了军，但振群富了以后，见振壮穷得灰心丧气，就带他出去赚钱，还给他介绍了对象，让振壮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对人性中的冤冤相报的劣根，是一种鞭答，一种扬弃。这又是作者把传统的美德延伸到另一个境界。改革开放以后，振群组织了一大批农民组成了一支临时劳工服务队，解决了当时由于经济转换而造成暂时难以克服的困难，这帮人也就因此富了起来，这就是劳务市场的雏形。作者较早发现了这种经济实体的生命力，用艺术形象表现出来，让人们去了解它，推广它，使它成为发展国民经济的一种手段，这就表现了作者的经济学上出色的睿智和卓识。

符兴全的小说创作，以刻画人物肖像为主，用准确而生动的语言，把人物写得有血有肉，真实而感人。有时他干脆抛开故事情节，专门刻画人物肖像。如在《黑褐色的骚动》中，作者只着意刻画一群人物的众生相，让这些人物在一个特定的背景中活动。他们之间是独立的，没有联系的，但他们都是淘金者，都是暴发户，是社会上暴富以后的形形色色人物群像的集锦。其中有“激流勇退”、“见好

就收”的“神秘的北方来客”；有“时来运到、泥土变成金”的锦衣村村民；有半夜被人敲诈的曾三老汉；有“住进现代都市洋楼套间”的“乡巴佬”；有“昔日落难沙汤”而“今朝有了用武之地”的“英雄”；有“口袋里装满了钱，身上有了过剩热卡，想寻欢作乐又腼腆腼腆的六十岁老汉”等等。有的是堂堂正正的人被生活扭曲了；有的则是原被生活扭曲了的人，又被金钱拉直了。正是这种“黑褐色的骚动”，才出现各式各样的人物。这种骚动对社会影响如何？作者没有明确的答案，只让读者自己去下结论，作者只是细致地刻画了特定环境中的群体雕像让读者去判断和总结，这种写法不泛先例。但能写得如此深刻生动而独具风采，符兴全是其中的佼佼者。

值得一提的是，符兴全刻画的人物形象，虽然大都具有某种传统美德，又都带有这样那样的创伤，却迥然不同于伤痕文学，专以暴露社会阴暗面为能事，而是像针灸中的瘢痕疗法那样，通过对创伤部位的化脓灸治促其结疤，从而对社会弊病起到某种治疗作用，比同时期的一般作家表现了更为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弥足珍惜。

在人生路口奏响时代的强音——四叔公、父亲、母亲等好人群体和步鑫生、赵敬等改革者部落

散文是感情的艺术 感情是生活的感悟。符兴

全的散文富有感情富有哲理，是他善于感悟生活的结果。他的散文写的都是他熟悉的人和事，表达的都是他从熟悉的人和事中感悟到的情理，就显得意蕴深厚感人至深。《四叔公》中的四叔公，九十多岁高龄了，还喜欢整天蹲在木制笠盘上编竹笠度日，而不喜欢跟着女儿在城市里享福。问他就说：“去她们那里无味。”作者反问：“这么一个人老蹲着，有味？”“有味！不做工就无味。”作者从中感悟到“劳动，在他已是第一需要，是他乐趣的主要来源”的生活哲理，语重心长，发人深省。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符兴全善于从生活中汲取思想营养，从他所熟悉的人和事中学习做人处事的可贵品质，以此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和散文创作的品味。在《清静》这篇哲理散文中他把从四叔公身上学习到的热爱劳动的优秀品德融进自己的生命，使之化为自己的思想品格和散文品格。作者从亲身经历过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清静中感受过“充实的忙乱，带来的是身心的清静”；而“空虚的清静，换来的是大脑的混乱”。从而焕发出“我要用辛勤的劳作去获取那可爱的清静，又用清静后获得恢复的体力去从事新的劳作”的劳作热情。这跟四叔公“不做工就无味”的人生观一脉相承，是对“劳动是人类第一需要”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艺术写照和礼赞。

符兴全的散文注意从细微之处反映重大的社会问题，他特别关注到老人的赡养问题，这在他的小

说《驮着夕阳》和散文《深秋的月牙》中都接触到这个题材。老人赡养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的尖锐问题，但还没有引起社会的重视，作家符兴全比较早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的母亲“当年支持革命，被日本鬼子抓去过电，用辣椒水灌，也不说出一个同志的名字。到解放后当大队干部，风里雨里为群众奔波，直至现在还在包田种，每一步都留下她倔强的印记”。七十岁的老人了，还要自食其力，靠种包产田过活，而不愿拖累儿子，儿子叫她进城生活，不用做了，她说：“我能做，就不拖累你们，我知道你们那一百几十块钱，几个人吃饭，会有几个余钱。”她只想到劳作，以为这是她的本份，并不觉得什么。“做农的人，有什么是苦的？解放前没有地种，现在有地种有收得，还不好吗？”面对这样的老人，作者发出深沉的感叹：“我们的老一代农民，是这样宽待历史的啊！”他们劳苦几十年，并不图啥报答，但我们的社会还不能保证他们老了不用种包产田自己养活自己，这显然不是在短期间里能够解决的社会问题。作者对这个问题也感到无能为力，感叹中有几分悲凉，几分凄楚，几分苦涩，几分无奈，只有从心内祈盼着：“让我们的社会，在另一个三十年后不要再有这样的老人。”这篇凄婉的散文，读了催人泪下，感到心情沉重，有出息的人会觉得自己责任重大。符兴全的散文都善于从凡人小事中发掘传统美德，这在作者的父母亲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符兴全散文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善于从亲

情中发掘和提炼做人处事的道理，并使之上升到最新最美的人生境界。《路口》写一世勤劳、正直的父亲，在病危之际用“平直吃一世，弯曲吃一时”的人生经验，教育在经济部门工作的儿子要“平平直直做人”的动人故事。父亲的话像点燃在人生路口的慧光，照亮了作者的人生前程，作者从父亲平凡的一生中揭示出父爱的珍贵和伟大。在《山松情》中，作者写自己像山松一样只知无私奉献，“不是计较自己的荣辱得失，而是在历史地属于它们的狭小的角落里，一年一度地开花、结果，一心一意地尽着自己的本份”的母亲，“在她简直是被遗忘的时候，她还是那么快活，那么勤劳，从不觉得吃亏，更使我觉得她的崇高。”善于从人间亲情中提炼、概括与升华高尚美好的东西，使符兴全的散文作品充满着厚重的崇高感，这在同时期的椰岛散文中独树一帜，卓然不群。由于长期喜爱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符兴全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和深邃的政治洞察力，对社会对人生具有深刻的认识。他的议论散文，议论风生，切中时弊，独具慧眼。《“磨房”和“密室”》对盛名一时的步鑫生和赵敬两位改革初期的改革者的起落浮沉做了鞭辟入里的剖析，一针见血地指出，“‘磨房’和‘密室’，正是封建主义封闭、落后、专制的象征。”向只在挥舞权力的快刀，不具备科学头脑和民主作风的改革家敲响了警钟：“厂长负责制确是强化了厂长的决策权力，但……决策的基础则是科学和民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个基础只会